

# 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刍议

巴达玛敖德斯尔

(内蒙古大学 蒙古语学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一门新的、边缘交叉性学科。社会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内部规律, 是社会语言学在中国蒙古语研究领域兴起并得到发展的原动力。中国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经过前辈学者的拓垦、中青年学者的培育和不懈努力, 得到了初步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 至今的蒙古语学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 容来说, 涉及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宗教、专有名词、语文政策、蒙古语文教学、蒙汉双语教学、蒙古语文发展、学习使用情况等若干问题方面的宏观研究居多, 而针对语言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深入研究少, 对语言与社会方面的很多具体问题还没有展开研究。我们认为, 结合蒙古族社会实际, 研究解决语言应用方面的实际问题, 是今后应该突出的一点。蒙古语社会语言学学科可以围绕蒙古语方言的印象与认同划分、专有名词及命名、语言态度、意识及认同、对外蒙古语教学、蒙古语言文字习得、中间语言及方言、蒙古语运用能力、语言编码转换和语体切换、蒙古语活力、蒙古语人名 的汉字音译转写规范、蒙古语方言接触和蒙汉语言接触、都市新住宅区的蒙古语变异、城市蒙古语、年轻人的语言、打工族 的语言、蒙古语重音和语调的变化、蒙古语语法项目调查、“简化蒙古语”、跨境语言变异等重要领域进行长期、深入的调查、分析研究。

**关键词:** 蒙古语; 社会语言学; 现状; 展望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识码:** A

所谓“社会语言学”, 是带“社会”这个定语的语言学下位分野。带定语的语言学还有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对照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接触语言学、临床语言学等等。没有定语的“语言学”, 在广义上是作为涵盖关于语言的全部学科领域的用语来使用的, 但在狭义上, 它是尽量把语言外的信息从分析对象中排除出去, 仅仅涉及语音体系、语法、词汇、语义等语言本身的东西的学科领域。与此相对, 有定语的语言学, 虽然从各种各样的要素和观点来分析语言, 但是那个定语和其与“语言学”的关系并不是一样的。比如说, 对照语言学是采用对照两个以上语言的方法的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是利用语料库的语言学。我们在这里说的社会语言学, 和心理语言学等一样, 是探讨语言与语言外事象(社会和心理)之间的关系的领域。

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象、意义等, 这方面的论著已经很多, 由于篇幅所限, 在本文中不一一赘述, 而在谈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时候, 结合具体例子略加以说明。

## 一、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

社会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内部规律, 是社会语言学在中国蒙古语研究领域兴起并得到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语言作为民族特征中相当稳固的第一特征, 发挥着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蒙古语文的繁荣发展, 要求语文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不仅要注重对丰富多彩的蒙古语言进行现状描写和历史比较研究, 同时也要注重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同蒙古语言文字的关系及其对蒙古语言的影响, 要注重研究同蒙古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息息相关的一些语言问题。如, 蒙古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蒙汉双语现象和双语教学、蒙古文字的改进或规范等, 以便为国家的民族语言政策和自治区的蒙古语文规划、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随着蒙古语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同社会密不可分, 语言同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密切相联, 社会的变化势必会导致语言的变化。仅仅以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

是难以满意地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难以揭示语言变化的全部原因的。正是这种社会需要决定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蒙古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兴起，社会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的诞生，也为蒙古语言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蒙古语言学者注重把蒙古语言研究与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拓宽蒙古语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促进了蒙古语言学领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形式和发展。

地域差异、社会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从不同方面影响和制约了蒙古语言文字的变化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蒙古语作为蒙古族人民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交际功能正在发生很大变化，给蒙古语文工作和蒙古语言学研究带来了种种复杂的现象和问题，而这些变化和问题为中国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纵观面向蒙古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以说经过草创时期、起步阶段和初步发展阶段，现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

上世纪50年代开始，蒙古语言学者们就十分关注和研究蒙古语言文字使用当中遇到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里可以提到清格尔泰教授关于蒙古文字改革与改进、蒙古语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新词术语、蒙古语文发展问题的一系列论文。这一时期，有关专家学者深入到蒙古语族分布地区对蒙古语族语言及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进行调查，发表了一些蒙古语族语言、蒙古语方言方面的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对某些社会和语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部分蒙古语族语言及蒙古语方言调查报告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社会语言学有关的一些内容，但这一时期的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未形成体系，只是一些零星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理论研究还未展开，这表明社会语言学研究在蒙古语言学界还只是处于草创、起步阶段。该阶段的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论文篇数少，所涉及的研究范围比较窄，在论述其它问题时，社会语言仅作为附带性问题纳入进来。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的宏观性问题的笼统研究较多，对具体的社会语言现象的微观而深入地研究较少。

到了70年代，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逐步从附带性讨论转向了注重联系社会对语言的影响的专门探讨。从事蒙古语文研究的专家学者及蒙古语文工作者立足于中国蒙古语言的分布状况和语言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蒙古语及其方言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蒙古语文的发展道路、使用现状及前途、语言文字规范及双语现象、双语教学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蒙古语的社会应用中的问题和现象进行了研究。色·贺其业勒图发表了蒙古语文政策方面的一系列论文。他编写出版了《社会语言学导论》（1990）一书和语文政策方面的专著。2000年出版的舍那木吉拉《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创举：蒙古语文“八协”工作二十年回顾》一书是蒙古语文政策方面的专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蒙古族教育和蒙古语文使用当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蒙古族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的进步、新技术的发展、现代化建设也对语言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学者们深切认识到，蒙古语言学界不仅要进行蒙古语本体研究，更应该研究解决语言文字应用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近年来，内蒙古大学研究人员多次深入盟市、旗县，对蒙古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并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例如，2001年5月，巴达玛敖德斯尔参加内蒙古教育厅组织的全区民族教育调研组，对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和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左中旗、科左后旗的民族教育现状进行专题调研，撰写了调查报告。2003年以来，照日格图、兴安等人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蒙古族游牧文明现状与未来形态研究”之子课题“蒙古语使用现状调查”的研究工作，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观察等方法，对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市东乌珠穆沁旗、二连浩特市、通辽市科左后旗、兴安盟科右前旗等地的蒙古语言文字使用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搜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调查报告。其中，照日格图撰写的《东乌珠穆沁旗蒙古语使用情况的调查》（2004）、《科右前旗使用蒙古语状况的调查报告》（2005）等论文相继在有关高校学报上发表后，在学术界反响很大。2004年开始，巴达玛敖德斯尔主持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资助西部地区研究项目“城市蒙古人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2005年1月，该课题组的成员赴通辽市科尔沁区，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访谈、专家座谈、实地观察等方式，广泛、深入地调查了解了当地蒙古族教育、蒙古语言文字使用现状、社会市面文

字使用情况和蒙古语广播电视节目情况、蒙古文报刊发行情况等。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陶格敦巴雅尔等人发表了《语言规划与蒙古语社会语用功能的关系》（2005）一文。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蒙古语研究领域起步较晚。所以，现阶段的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不仅力量薄弱，而且研究队伍的水平 and 知识结构参差不齐，有些论文虽然在内容上涉及到一些社会及文化现象，尚缺乏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

至今的中国蒙古语语言学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来说，涉及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宗教、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族称、名词术语等）、语文政策、蒙古语文教学、蒙汉双语教学、蒙古语文发展、学习使用情况等若干问题方面的宏观研究居多，而针对语言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深入研究较少，对语言与社会方面的很多具体问题还没有展开研究。

由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这决定了社会语言学要研究和探讨与各种社会因素相关或互为联系的实际的语言现象和社会语言问题，从而也就决定了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蒙古族地区的教育、科技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结合蒙古族社会实际，研究解决语言应用方面的实际问题，是今后应该突出的一点。也由于蒙古族居住的地域差异较大，方言土语多，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具体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特别重视活的语言材料的综合运用，并结合实际加以分析和对比研究。

总之，中国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经过前辈学者的艰辛拓垦、中青年学者的艰辛培育和不懈努力，得到了初步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要使中国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今后的进程中得到更快更深入的发展，必须要培育并建设一支具有良好研究素质的科研队伍，而且这支科研队伍要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扎实的语言学知识和语言研究功底，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同时还要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社会语言学知识。如果我们的研究队伍具备这样的科研素质，并能够不断吸引更多的有志于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年轻的科研人员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并不断为之创造条件，加强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那么，我们深信，中国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 二、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展望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对语言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应用语言学日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2001年起，内蒙古大学在过去已有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位点基础上，申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位点，2003年获得批准，2004年开始在这个学位点上招收了研究生。社会语言学就是这个学位点催生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2004年初，对蒙古学学院学科方向进行梳理和整合时，把“社会语言学”作为二级学科“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点学科方向单立出来，并开始进行重点建设。2005年以来，在蒙古语社会语言学方向上招收了6名硕士研究生。2006年4月，内蒙古大学把社会语言学学科方向的负责人作为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第一批人选派往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修日本社会语言学。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目前研究力量有限，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重点的研究工作，一方面要传承过去蒙语所前辈学者和学术带头人所奠定的研究基础，继续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求突破性的发展。

日本学者真田信治教授把日本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归纳为：方法论、语言变体、语言行为、语言生活、语言接触、语言变化、语言意识、语言习得、语言规划等9个方面。笔者曾撰文分析内蒙古大学现有研究力量和过去的工作基础后提出，蒙古语社会语言学学科近期可以围绕蒙古语使用与变异情况研究、城市蒙古人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蒙古语人名汉字音译转写规范研究、跨境语言（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变异研究等几个课题进行初步研究。

本人根据过去在整合蒙古语文研究所学科体系时所想到的问题和这次在大阪大学集中研读日本社会语言学研究论著所得到的启发，下面就蒙古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或重点方向提出自己的一

些设想，以期得到同行专家的指正。

### （一）蒙古语方言研究中引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法

蒙古语方言研究方面，过去做的多为共时描写，而且语音、词汇方面的描写比较细致，而语法项目的调查研究明显不足。蒙古语方言地图的调查工作也有了初步的成果。但是，方言的调查和描写，不是蒙古语方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方言的比较、对现代蒙古语语言现象的解释才是方言研究的目的。所以，有必要不断更新方言研究的方法，引进诸如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比如说，地域语言调查与传统的方言学的不同点是不同于过去那种“土生土长、高年龄、地域社会、女性”的调查对象，而是把各种各样的人作为对象来整理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变化的广泛性，这是语言地理学向社会语言学飞跃的一个大跨步。我们认为，把一个地域社会中的人们不规则地混合使用标准语和方言中出现的状况与他们的年龄、性别、出生地、居住经历、学历、职业等属性联系起来进行统计分析等处理是可取的做法。在蒙古语方言划分的研究中，可以适当地借鉴日语方言学界语言认同、语言意识、语言认知、归属感、旗民意识、语言印象等研究方面的成果，因为方言使用者意识上的划分和方言的实际情况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日本井上史雄、真田信治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从语言印象出发对方言进行划分的尝试。

### （二）专有名词及命名问题研究

地名、姓名、族称、部落名等专名的来源及变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研究专有名词中的社会、民族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制约地名的历史、文化、地理要素，对姓名的起源、特征、使用情况，族称的含义、来源及命名法等，可以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如果收集人名、地名及身边商品和建筑物的名称，如，小区名、学校、企业、茶馆、饭馆等的名称、雪糕名、药名等，从标记、字种、字数、语种、词的结构、来源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有明显的地域差别、时代差异。蒙古人给某一个产品或企业、饭馆等起名的时候，主要采取翻译方式还是根据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或文化传统？这个问题值得调查研究。

广义的命名问题也包括名词术语。过去蒙古语术语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术语学理论建设亟待加强。截至2005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已向全社会公布了60多个学科的20多万条科技名词。将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公布的规范科技名词转译成蒙古语，对发展蒙古族地区经济，创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所以，需要对蒙古语科技术语对照工作继续予以关注。近些年来，虽然蒙古语科技名词术语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基础工作任务十分繁重，需要国家给予经费上的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在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方面，也有必要加强与蒙古国同行的沟通、交流与协作。

### （三）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语言态度调查研究的内容可以包括对母语与兼用语的态度、对蒙古语共通语的态度、对所谓“乌兰巴托腔”（具体说，是“□，□化”发音的问题）的态度、对蒙汉双语及蒙汉外三语教育的态度等等。社会经济文化程度、居住情况、年纪差异等导致语言观念不同，影响着人们对自己母语的评价和对兼用语的态度，说明民族心理影响人们对语言，包括语言性质、作用、发展趋向等等的认识。蒙古族群众对自己的母语—蒙古语和兼用语—汉语所持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把孩子送到什么学校读书，也影响他们对现行的蒙汉双语教育制度持什么样的态度。蒙古族群众对蒙古语共通语的态度直接影响蒙古语标准音的培训测试工作的效果。这方面缺乏客观的调查研究。公众对所谓“乌兰巴托腔”持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也需要做客观的研究。研究人们对蒙汉双语教学的态度，并分析不同态度产生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是一个新课题。

### （四）对外蒙古语教学研究

数年来，在国外，比如在日本，关于蒙古语的面向普通读者的一般性读物或学习用书相继出版，掀起了一定的蒙古语学习热。在国内，蒙古语教育节目、蒙古语主持人大赛、与电视娱乐或歌唱比

赛节目联动的蒙古语言文字常识问答等多种广播电视节目或专栏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兴趣和喜爱。

外国人来中国学习蒙古语的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对它的文化、历史感兴趣，有的是为了研究语言本身，有的是为了学习传统蒙古文。总之，学习蒙古语文，不外乎研究的、使用的或全面的这几种需要。对为学习蒙古语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的学习者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的需求，这是重要的前提。了解他们需求的基础上，针对学习者的不同要求，编写有用的教材。编写面向不同对象的对外蒙古语教材的工作，在国内蒙古语文学界一直得不到重视，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以前这方面的需求不大，或者这方面的研究和经验缺乏，一时还不能编写出马上就可以用的东西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从语言的社会运用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做研究的应该考虑社会的需要。过去的研究工作中这种需求导向或驱动的意识比较淡薄。社会有需求，我们就要做。对外蒙古语教学和面向蒙古语授课中小学生的蒙古语教学不一样。面向对外蒙古语教学需要的蒙古语研究到了必须进行集体攻关的时候了。我们认为，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 （五）语言习得研究

与蒙古语有关语言习得问题，包括蒙古族孩子的母语获得、外族学习者的蒙古语习得、蒙古语母语者的外语习得等。这个问题与中间语言研究也有关。蒙古语言学界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

### （六）中间语言研究

中间语言的研究，对中小学蒙古语文教学、对外蒙古语教学、蒙古族学校三语（蒙古语、汉语、外语）教学、蒙古文信息处理等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进行基于中间语言语料库的蒙古语语法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广义的中间语言研究还包括中间方言的研究。中间方言，是指方言接触或蒙古语共通语和方言之间进行转换时产生的一种介于共通语与方言两者之间的中间形式。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中的中间方言语料也很有研究价值。

### （七）蒙古语言运用能力的研究

这里说的主要是蒙古语母语说话者的蒙古语运用能力，它包括两种能力，一个是语法能力，即造出和理解蒙古语合格句子和文章的能力，也就是构词、造句、作文的能力；另一个是社会语言能力，即作出并理解适合于说话者所处语言环境或场合的话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包括语码转换能力、互动能力、语用能力等。对面向母语说话者的蒙古语教学，即蒙古语文教学来说，社会语言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尤为重要。通常说的所谓“不会说话”就是缺乏这方面训练的一种表现。过去对语法能力研究的很多，但社会语言能力的研究很不够。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蒙古国同行的经验和做法。

### （八）语码转换或语体切换的研究

所谓语码转换，是取决于具体场面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语言变种的行为。对蒙古语说话者来说，包括方言与共通语之间的转换（比如，方言音到标准音的转换）、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转换（比如，母方言到其它方言的转换，具体有母方言到对方方言、母方言到基础方言的转换）、说话方式的转换（比如，声音的高低、语气词的使用、敬语的使用与否）、各种语体之间的转换等等。比如，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人的语言交际中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巴尔虎土语说话者跟非巴尔虎土语的人交际的时候往往使用与对方方言接近的方言，而他们内部交际中则使用巴尔虎土语，他们的这种转换能力或天赋很令人惊奇。我们可以收集蒙古语说话者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进行语码转换的自然会话方面的录音、照相、录像资料，对转换的语言项目、转换的原因等进行全面详细的记述。也可以专门研究电视上的蒙古语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和参加者根据说话场面和听话对方的属性或特点使用什么样的敬语的情况。电视节目里常有场面的变换，所以非常适合做语码转换方面的研究。

### （九）蒙古语言文字活力研究

语言活力，也就是语言的生命力，是指一个个具体语言在使用中所具有的功能，即语言交际功

能和认知功能实际表现出来的、存在分布差异和程度差异的使用和发展状况，或具体语言群体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不同存在状况与发展水平。语言活力包括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范围的大小、使用频率的高低、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等。我们可以采用总体调查方法、抽样调查方法，从行政活力、立法活力、司法活力、教育活力、出版活力、媒体活力、文艺活力、宗教活力、经济活力、信息活力等几个方面对蒙古语言文字活力进行研究，描述蒙古语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领域和使用程度，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各种社会制约因素，探讨蒙古语言文字社会功能的结构性规律。方言活力研究也是语言活力研究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蒙古语有些濒危方言和衰变方言的语言活力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研究。

#### （十）蒙古语人名汉字音译转写规范的研究

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应用课题，目的是制定蒙古语人名的汉字音译转写的规范。为此，需要研制、开发“蒙古语人名库”、“蒙古语人名汉字音译对应表”、“蒙古语人名汉字音译规则”、“蒙古语人名汉字音译转写辅助系统”等一系列实用模块。《蒙古秘史》中的人名转写给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先例。

#### （十一）蒙古语方言接触、蒙汉语言接触研究

我们说的语言接触主要包括蒙古语方言的接触（与其它方言的接触、与共通语的接触）、蒙汉两种语言的接触。举例来说，从地理观点出发，对处于蒙古语内蒙古方言东、西土语之交接地带的克什克腾蒙古话、奈曼蒙古话的现状、之与邻接方言的关系、其变化情况进行研究，这就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这种研究，需要采取实地调查等社会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同时可以利用各旗县的地方志、地名志、当地出身作家的作品等现有资料。蒙汉语之间的接触（比如，蒙汉语混用现象）、社区语言变异情况（比如，新出现的城市住宅小区语言变异）等，都有必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在语言接触研究中，都市语言研究占重要地位，因为那里是多语言、多方言接触的地方。打工族的语言（比如，二连浩特市青年打工者的蒙古语使用）也很有研究价值。

#### （十二）城市语言研究

如上所述，语言的变化在大都市发生的情况很多，所以，社会语言学注重对混质的、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的语言进行调查研究。本文作者正在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地区项目“城市蒙古人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就是城市蒙古语方面的研究课题。

#### （十三）年轻人语言的研究

现代年轻人的语言兼具柔软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语言具有自由于规范、以游戏为特征的特点。年轻人的语言，是打上他们所属集团的特征烙印的一群人语言，所以，研究它，对弄清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有非常大的贡献。比如说，呼和浩特、包头等市区中小学蒙古语授课班学生的蒙古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种语言变体，也很有研究价值。

#### （十四）蒙古语言变化研究

无论是对由于接触而引起的变化，还是自律而产生的变化，社会语言学在对语言变化研究的观点方面，与历史语言学不同，它要研究语言和方言的变化是怎样开始，怎样进行，又为什么发生变化等，而不只是研究变化后的结果。我们所处社会中，蒙古语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把握这种变化的实际状态和背景，捕捉语言变化发生的现时场景，是社会语言学里说的蒙古语变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课题。

语音变化是反应社会变化影响语言变化的重要指标或表现。蒙古语语音变化的社会成因是什么？过去对语音的生理、物理属性研究的比较多，但没有很好地研究蒙古语语音的社会属性。

##### 1. 重音变化的研究

过去蒙古语重音研究的焦点主要落在重音是什么、蒙古语重音的性质是什么、重音落在哪个音节上等等问题上，而没有从重音的变化角度进行研究。日语中，与重音或此问题有关的术语有三个：**アクセント、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プロミネンス**，可以分别翻译成重音、语调、凸现（突现～强调～突出）。重音在各种语言中可以不同，也可以有各自的特点和表现，不能用一个语言的术语套另一个语言的现象。重要的是，怎么根据蒙古语自身的特点，先给重音下个定义，然后从重音变化情况的角度进行研究。日本学者所说的重音与蒙古语言学里所说的重音比较接近，但对日语重音研究的成果很多，对日语方言的重音进行的研究尤为深入。蒙古语重音的研究，不仅要一般短语的重音进行研究，对复合短语也应该进行研究。就是说，单词、短语、句子的重音（或语调）分别都要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要重视重音所出现的环境。蒙古语的重音，从现代蒙古语的特点上看，对它的观察及研究，也不能不以基本或一般短语为中心而进行。另外，不能只停留在对基本短语的观察，而更进一步，对复合短语进行观察才能达到重音研究的全部目的。我们想强调一下，蒙古语重音的研究，首先观察基本短语的所有情况，还要观察复合短语的重音。不但研究自由词或实词的重音，还要研究附加词或虚词的重音。重音只落在或一定落在实词上吗？不能落在虚词上吗？还能落在附加成分上吗？如果认为也可以落在实词以外的词或形式上，那么，它是重音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蒙古语重音的“核”是什么类型的？这些问题都需要答案。重音研究不能只停留于蒙古语有没有重音、蒙古语重音是否是区别意义的重音等问题的研究，还要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其演变情况、现在的实际状态，这样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重音问题，是否也有蒙汉语言接触影响的问题？重音与语调、凸现等又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可以说把这几个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并系统研究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更能说明问题？这些都是重音研究的重要课题。

## 2. 语法变化研究

可以通过对某一个时期作家作品语言的统计分析，研究某个语法现象的变化情况，比如，各种语法表现、用法。举例来说，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蒙古语动词命令式的变化和发展，这种研究可能对蒙古语问候现象研究有所裨益。

### （十五）语言、方言认同的研究

以往的社会语言学没有把意识、性格等说话者的心理属性结合起来对语言变异和语言行动进行捕捉或把握的习惯。但是，语言这个东西始终是由具有某种认同感的人们产生出来的东西。如果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今后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把说话者的属性从认同感的侧面来捕捉是有必要的。人的属性是多方面的、混合性的，没有单纯的属性。在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中，性别、年龄、阶层、职业、文化程度、意识等属性往往混合起来起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蒙古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应该改变那种单纯地根据自然性别和绝对年龄等分析语言变异和语言行动的习惯，而也应该把说话者的认同感这种心理侧面当作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围的问题来进行研究。

### （十六）“简化蒙古语”研究

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NHK协会编写的一套「やさしい日本語」教材盛行于日本，在中国也很有影响，笔者刚学日语的时候就曾使用过该套教材。但那时候的やさし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やさしい，只是从给学习日语者提供一个解释尽可能清楚、理解起来较容易的学日语的简单教材的角度说的，也就是说，它的やさしい体现在学日语的教材的内容或解释的简单易懂上。而我们在这一这里说的「やさしい日本語」，是以非日语母语学习者对象的简化了的，或者是对自然语言本身作了某些方面限制的日语，也就是说它的やさしい主要体现在语言本身的简单易懂上。日本的「やさしい日本語」研究，是在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紧急状况时候为作为非日语说话者的外国人提供简单易懂的灾情信息的目的而开展的研究，它与紧急情况发生时的语言对策研究有关。90年代，北京大学俞士汶教授从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的需要出发，提出过“受限汉语”研究的设想，也做了一些研究。开展“简化蒙古语”的研究，对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语言的社会应用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对外蒙古语教学研究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十七）跨境语言（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变异研究

跨境语言，是指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语言。蒙古语是典型的跨境语言，分布在中国和蒙古国两个国家。我们认为，布里亚特语（中国的部分称为蒙古语布里亚特方言）、卡尔梅克语（中国的部分称为蒙古语卫拉特方言）是广义的跨境语言（或方言）。跨境语言的研究可以为语言变异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为语言变异的理论补充新的内容。我们要研究这3个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变异情况，特别要研究双语制条件下蒙、汉语接触和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俄语接触所产生的语言变异情况。

这篇论文是根据我在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真田信治教授主持的社会语言学演习课上所作的特别演讲报告「中国におけるモンゴル語の社会言語学的研究につい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在演讲稿和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我的老师大阪大学教授真田信治先生、我的同事达胡白乙拉博士、我的研究生额古勒女士以及我的朋友大阪大学博士生全永男副教授、河和佐和子女士、赛音朝克图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此谨向他（她）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 参考文献

- [1] 真田信治編. 社会言語学の展望 [M].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2006.
- [2] 町田健編, 中井精一著. シリーズ・日本語のしくみを探る⑦. 社会言語学のしくみ [M]. 東京: 研究社, 2005.
- [3] 井上史雄. 方言イメージ多変量解析による方言区画 [J]. 現代方言の課題 [M], pp. 71-98. 東京: 明治書院, 1984.
- [4] 戴庆厦主编. 社会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5] 戴庆霞. 略述我国民族语言领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J]. 民族研究动态, 1994, (1).
- [6] 杨晋毅. 中国城市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 [J]. 网上所发, 2004.
- [7] 黄行.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 [8] 教育部、国家语委. 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M]. 中国语言文字网2006年5月22日发布.
- [9] 清格尔泰. 语言文字论集 [M].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7.
- [10] 巴达玛教德斯尔. 蒙古语社会语言学学科方向建设说略 [J]. 《阿尔泰学报》第 16 号, pp. 89-103. 2006 年 6 月, Seoul.

## Humble Opinion of Mongolian Sociolinguistics Research

Badmaodsar

(Mongolian Language Institut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Abstract :** Sociolinguistics is a new, dual and cross discipline which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inner regular pattern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re the motives for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olinguistics in Chinese Mongolian Linguistics field. The Mongolian Sociolinguistics,

which is opened up by scholars of older generation and developed by persevering effort of younger generation, is in its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latest 10 years, have got certain achievement. However, so far, the content of sociolinguistics in China Mongolian Linguistics is mostly concerned which some issues in macro-research involves language and n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language and relation, proper nouns, language policy, Mongolian language teaching, Mongolian Chinese bilingual teaching, Mongolian languag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learning and use. But some important problem in language life is rarely thoroughly studied in this field and also some specific problems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is not studied. We think to study how to solve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in applications of language be through integration of Mongolian social reality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future. Mongolian sociolinguistics can do some long-term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some key fields such as classifications by impress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ongolian dialect, proper nouns and naming, language attitude, awareness and identification, Mongolian teaching for foreigners, acquirement of Mongolia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middle language and dialect, ability of using Mongolian language, language code conversion and style exchange, Mongolian language vitality, the standard in translation of Mongolian names to Chinese characters, Mongolian dialect contact and Mongolian and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Mongolian language variation in new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urban Mongolian, the language of young people, the language of manual laboring people, the changes in stress and intonation of Mongolian language, project investigation of Mongolian grammar, "simplified Mongolian", and cross-border language, etc.

**Key words :** Mongolian ; Sociolinguistics ; Present situations ; Outlook

**收稿日期:** 2006-08-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资助西部地区研究项目 (项目号 04XYY002); 教育部、国家语委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及信息化项目 (项目号 MZ115-025); 内蒙古大学"513 人才计划"项目; 2005 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留金出[2005]3050 号)。

**作者简介:** 巴达玛敖德斯尔 (1965—),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奈曼旗人, 日本大阪大学客员研究员 (2006 年 4—10 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文研究所所长、副教授、语言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语言学理论、蒙古语语法、蒙古文信息处理及对外蒙古语教学研究。